

同化政策教育的縮影——陳澄波《岡》1936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曹慧如

陳澄波在 1934-1936 年間所繪的「淡水系列作品」，被認為是他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在他 1936 年《淡水風景》中，蘊藏無可限量的力量，轉化為純粹、扭曲的形式，堅實的色彩。毫無疑問的，陳澄波是認真且具力量的藝術家，試圖在西方、日本之外走出自己的路徑。¹ 本文所要探討的《岡》(1936)【圖 1】(又稱《淡水中學》)即為此時期的作品，陳澄波似乎對於這件作品相當在意，特別在報刊中說明對於這幅畫的想法。

若事先研究、吟味所畫場所的時代精神，該地的特徵等，便具備作畫的好條件，如果作畫上有所謂利器的話，便是以此為出發點，動手作畫。因故本年的台展作也從這裡(淡水)取材。

面對的右方出現小高崗，左方山崗前面為農村，其間挾著蜿蜒有趣的田圃。背景為曾經引起問題的淡水中學校舍在最後，利用前景水田田埂的曲線，表現全畫的線條韻律感，斜行的道路截斷前景與中景，並且利用道路的色彩增加前景明朗的快感。然後配置兩、三位點景人物，田圃的蜿蜒加上幾隻白鷺，全畫的精神中心便在於此，這是我努力的結晶。²

從以上的文字可以得出幾個結論，首先，陳澄波認為必須了解該地場域特徵，並以此為出發點作畫。其次，他知道 1936 年淡水中學與政府的爭執。最後，點景人物在這幅畫中具有中心地位。

另外，顏娟英在〈勇者的畫像——陳澄波〉評論這幅畫

目前所知，1934-36 年之間，陳澄波每年必到淡水，描繪此古樓比鄰、洋土雜處，兼有山城與港都特色的街市。臺灣特有的紅瓦建築，造型簡單有力，彼此傾軋不守秩序的熱鬧感，他在畫中終能連貫一氣，整體生動有趣。1936 年《淡水中學》，在該年採訪稿(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十))，本文收錄於顏娟英《風景心境》中)中，作者曾仔細說明構圖的苦心。如他自己的說明，此畫的敘述意念仍然很

¹ Yen Chuan-ying, "The Art Movement in the 1930s in Taiwan," *Modernity in Asian Art*, edited by (Broadway, NSW, Australia: Wild Peony, 1993), p. 55.

² 陳澄波，〈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十)〉，《台灣新民報》1936 年 10 月 19 日。中譯轉引自顏娟英，《風景心境》(台北：雄獅，2001 年 3 月)，頁 164。

明顯，點景人物的手法似來自於水墨畫傳統。但景物的處理平面化，如此使構圖在由中景右方轉折回遠景中央焦點建築物時，不再形成透視上的突兀感，確實有蜿蜒的韻律。色調也力求輕鬆豐富，掃除以前畫中烈日下的目眩感。描繪淡水風景這段時期，是他回台後自我學習的高峰期，可惜許多五十號左右的重要作品均已不知去向。³

從這段引言中可以觀察到作者將《岡》與其他作品分開討論，可能是因為《岡》與其他淡水系列的作品有不同的地方，本文將在後面《岡》的圖像分析中說明。顏察覺到校舍位於畫面正上方正中央的位置，相當不尋常，對此現象提出構圖上的解釋：「景物的處理平面化，如此使構圖在由中景右方轉折回遠景中央焦點建築物時，不再形成透視上的突兀感，確實有蜿蜒的韻律。」另外，顏也認為陳澄波的這幅畫「敘述意念仍然很明顯」。這幅畫的意涵內容是什麼？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以上這些文獻指出探討這幅畫可能的進路。本文將先討論《岡》的圖像分析，與上述陳澄波〈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十）〉描述這幅畫的文字作一配合，探究這幅畫當時「淡水中學事件」的社會背景。再以陳澄波所身處的日本與臺灣畫壇變遷情況，試析陳澄波賦予這幅畫的意義。

一、《岡》的圖像分析

從《岡》（1936）是陳澄波在第十屆台展所展出的作品之一。主題是淡水砲台埔上的淡水中學（今淡江私立中學）與農家田地。畫面中描繪山坡上蜿蜒有致田地，農舍處於畫面的中心，因為旁邊的樹木長得很高大，將房子包圍住，圍牆也被蔓生的植物所覆蓋，彷彿與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這些農舍雖然在畫面中心，但不特別顯眼。農舍四周的田地上散落著白鷺鷥，農舍門口有些人物，站在門口的，可能是母親與她的孩子，走在路上的有扛著鋤頭的農夫，撐著洋傘的紅衣女性，與背著書包的學生，學生的行走方向與其他人相反，而且他所處的位置最明亮。


比較陳澄波的《崗》與1935年的三幅《淡水》【圖2】【圖3】【圖4】，1936年《曲徑》【圖5】，約1935-37年的《淡水黃昏》【圖6】，除了《岡》以外的畫作，在構圖上都有一條至兩條由近至遠的道路或是河道，此路徑帶領觀者的視線逐漸深入畫面，並且沿線觀賞道路兩旁的建築物。此視覺路線對於陳澄波的畫作相當重要，因為此時期的作品，常常不按照透視法的規則縮小景物，也沒有運用

³ 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陳澄波》（台北：藝術家，1992年2月初版），頁41-42。

所謂的空气透視法，畫面上的所有景物（房屋），不論遠近，都「跳」到觀者的面前，形成物體間相互堆擠、叢聚，具有「動」的效果。⁴ 如果沒有這一條視線的統合，畫面很容易流於雜亂。但是，《岡》這幅作品的構圖，是由前景（畫面下方的樹）、中景（農舍與田圃）、背景（淡水中學校舍）堆疊而出，圖中的道路是橫向而非向內深入畫面，與其他淡水系列的畫作相比，構圖呈現層層相疊，觀者的視覺感受相當不同。

這樣的視覺效果，使得《岡》與其他淡水系列畫作有「質」（Quality）上的不同，這使得《岡》的景物平面化。事實上，當觀者在觀看《岡》時的視線，會經由畫中間的大樹，來回往返於學校建築與前方道路上的人物，將學校與路上的人物連結在一起。而不是其他「淡水系列」的，沿著深入畫面的道路視線觀察兩旁的景物。如此可以使觀者將視線集中於淡水中學校舍與前景人物身上。

淡水中學在整幅畫的最上端且為深紅色，在整幅以綠色為主的畫中相當醒目。學校建築與田圃之間，被圍牆與樹籬隔開。它被「頂」在全幅構圖的最上端似乎有象徵的意涵。

從房屋上來說，其他淡水系列幾乎都出現大量的房屋，在整體上被圖案化，屋頂斜面呈弧線翹起，被一定程度的扭曲，整幅畫面沿著道路和河道的房屋，以反復的「」富有律動感。⁵ 紅色的屋瓦與磚牆擁擠叢聚的樣態，使觀者有溫暖的感受。從細節來說，每間民宅的磚、瓦、門窗等的特徵，都被描繪相當仔細，如此遠處的房屋呈現出前述「跳」的感受。但是在《岡》的畫面中，無論是淡水中學校舍，或是田圃中的民宅，其房屋屋頂斜面，沒有扭曲的樣態。另外，按照一般觀看慣例，位於畫面中間的房舍應該全畫中心，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卻隱藏在大樹之下，更凸顯背景的紅色淡水中學校舍，校舍被描繪得相當仔細，使得校舍有「跳」到觀者眼前的感受。

從人物看來，在其他的畫中，人物三三兩兩的群聚在一起，有喧鬧之感。但是在這幅畫裡，所有的人雖然都在同一條路上，但是沒有互動，反而冷清的感覺。將焦點放在此學生上，從畫面上來看，此處淡水中學後門的位置（淡水河位於前門），所以依照畫面的陰影來說，約為早上十點至十二點左右。而這位學生正往與學校相反的方向行走。此時並非學校的放學時間，為何學生在此時要離開學校？

⁴ 整理自蕭瓊瑞，〈陳澄波作品中的空間表現及其相關問題〉，《陳澄波、嘉義人》（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4年2月初版，1995年6月再版），頁28-31。

⁵ 劉長富，《論陳澄波的繪畫理念與特色》，熊宜中指導（北縣石碇鄉：私立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論，2004年6月），頁50。

再將這幅作品與倪蔣懷（1894-1943）同一地點的作品【圖7】作比較。倪蔣懷作品中，三分之二的畫面為山坡，有一條從畫面面前延伸到淡水中學校舍的路，八角樓就在畫面中央。此時的天空被金黃的晚霞照亮，霞光反射至校舍的輪廓、山坡，農夫挑著水桶走在坡路上，引導觀者的視線進入畫面。整幅畫面散發田園牧歌的情懷。

比較兩幅畫的淡中校舍，陳澄波畫中校舍較堅實，以深紅與白色構成，校舍的輪廓清晰、僵直，校舍外有圍牆。倪蔣懷則巧妙應用水彩輕盈的質感，使得建築物不顯得沉重。校舍色彩方面，以淡紫、淡藍和深淺不一的紅色構成建築外貌，又在屋頂、牆邊染上金黃色，表現出建築物沐浴在黃昏的晚霞之中。校舍之外的圍牆，倪蔣懷利用山的形勢與灌木叢遮掩圍牆，使得校舍與山坡之間比較沒有隔閡感，如此也可以使得畫面連續不分割。

將《岡》與其他陳澄波此時期的淡水風景畫作比較，可以對《岡》的圖面做出幾點歸納。為什麼在其他「淡水系列」畫面中，溫暖、熱鬧的人群與房舍不適用於《岡》這幅畫中？還有從為什麼陳要畫從學校出走的學生？為什麼要減低敘述的豐富性，而將焦點擺在淡水中學校舍和學生身上？陳澄波這些做法有甚麼意義呢？

再回到1936年《台灣日日新報》陳澄波的訪談：「若事先研究、吟味所畫場所的時代精神，該地的特徵等，便具備作畫的好條件，如果作畫上有所謂利器的話，便是以此為出發點，動手作畫。」若要了解「所畫場所的時代精神，該地的特徵等」，就要從淡水中學著手。

二、1936年的淡水中學

「淡水中學」為現今的「私立淡江中學」。於1914年基督長老教會的階叡廉牧師創立於淡水鎮，原名為「牛津理學堂」，1922年改為「私立淡水中學」。上課時使用日語與臺語，英語教學為其特色。早年創校時學校的經營管理都由宣教士所組的教士會負責。1923年為加強教育工作，教士會另創「學務會」(Advisory Council)由教士會、教會與校友三部門各派代表組成。在1925年六月由羅虔益先生設計的八角塔新校舍落成，全校遷往新校舍直到今日，此八角塔即為《岡》中的淡水中學校舍。日本政府一直對於私立學校的教學特別關注，尤其是推廣國語（日本語）⁶方面特別注意，根據《淡江中學校史》1925年夏天，淡水中學校長偕叡廉（Rev. 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0-1963）校長，在時局的壓力下，為

⁶ 本文中的「國語」在本文的時空脈絡中，均為「日本語」。

學好國語而前往日本一年半。⁷

但是，隨著日本同化政策的推行，和世界時局的變遷，淡水中學在臺北州政府的壓力下，原本以基督教傳教士與臺灣人為主體的學校，一步一步被日本人進逼，終於在 1936 年完全被臺北州政府接收。

（一）1933-1934 年的淡水中學與「國體論」

1933 年 3 月 1 日淡水中學照例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廣告招收學生。在報導的前半段是一般公布入學測驗的日期與地點和招收新生資格等等例行事項。不過報紙在最後加上：「按該校特長。乃英語、音樂兩科，而一般中學之擊劍、軍事教練諸科不教授。師徒英語力善於他中學。而國語能力則不能及也云。」⁸《台灣日日新報》為總督府主導的報紙，所以總督府有操控此傳媒的權利，從這篇報導中可以嗅出風雨欲來的氣息。隔年，總督府開始實行打壓淡水中學。

1934 年 4 月 6 日淡水中學招募學生的報導以〈淡水中學 禁用島語 期徹底施行〉標題，內文節錄於下：

然從來對於國語之教導，似有疏忽之義，一任學生於校內或路上，交談臺灣語。初等學校之造成國語基礎至此完全破壞之。國語能力既減，其他重要學科之理解力自然不足，日積月累生徒學力，自瞠乎官設學生之後……且職員中，亦有公然在校內與生徒對談臺灣語者，為最憾事。今回鑑於時世，深有自覺，已決自新學年度起，嚴定學則，絕對禁止使用臺灣語……⁹

過一個月後，4 月 20 日的新聞將臺南長老教會中學事件¹⁰，與淡水中學的事情連結在一起。並且形容淡水中學、淡水女學院和神學院此三間學院像是淡水山丘上的另一個世界，不常與淡水的住民交流。並且公布大浦視學官在校調查的結果，他認為淡水中學：「1. [教育]程度低下。 2. 生徒和教員的素質低下。 3. 國民教育精神不徹底。」¹¹ 淡水中學對於這樣的批評，馬上對於此情況做出反應。

在 1934 年 5 月 19 日〈淡水中學的國民精神作興——黑住教頭在州的報告〉其中主要事項如下：

⁷ 姚聰榮主編，蘇文魁、王朝義、陳有信執編，《淡江中學校史》（北縣淡水鎮：台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1997 年 5 月初版，2000 年 10 月再版），頁 56-63。

⁸ 《台灣日日新報》1933.03.01 第 8 版。

⁹ 《台灣日日新報》1934.04.06 第 8 版。

¹⁰ 台南長老教會中學事件：台南長老教會學校，於 1885 年創立。進入日治時期之後在 1931 年曾經因為不願意參拜神社，受到台南州長今川淵的打壓，自行改組為日本式的中學。

¹¹ 《台灣日日新報》1934.04.20 第 7 版。

1. 敕語謄本奉安金庫新設。 2. 國語使用獎勵 a. 開國語演習會，表揚優秀者。 b. 設置國語愛語會，對常用者，國語精通者使配記章。 3. 以臺灣語講義之聖書，改為日本語。 4. 關於祝祭日舉式，前曾遙拜建功神社，訓話。¹²

之後 5 月 26 日淡水中學在這一年舉辦的「開教六十周年紀念會」以國語講道。並於當日午後舉辦第一次國語音樂會。

上述淡水中學作出的反應，有下列幾個重點：1. 供奉教育敕語¹³ 祭壇的設立。 2. 加強日本語。 3. 遙拜神社。這幾個重點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加強「國體觀念」。

「國體觀念」也就是要符合「國體論」觀念，關於日本「國體論」是一個擁有多重結構且複雜的概念。本文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細細說明。但是《岡》這幅作品中，淡水中學所發生的事件，都與國體論有關係，所以在此則要將國體論、同化政策、推行日本語，與遙拜神社等等，之間的原由及關係擇要說明。目前國內有關國體論與教育之間關係，以陳培豐的《「同化」的同床異夢》較完整，筆者以此書為基礎整理如下。

「國體論」對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之際，西方的強權環伺之下，是建立民族自信心，統合全國上下的情感的重要機制。依據陳培豐的《「同化」的同床異夢》對「國體論」的定義是：「以天皇制國家原理，特別以擬血緣制國家原理為中心，具有擬宗教式性質的近代日本政治文化。」¹⁴

關於「國體論」的「宗教式性質」其來由為，幕末時期的會澤正治齋在《國體新論》（1825）中，將原本在藩政體制下並不具有絕對影響力的天皇，奉舉為全國最高祭司者，以統合全國各地的神社，建立神道信仰的新系統。再利用各種有關神道的「典禮祭祀」掌握散亂的民心，將「民志歸合於一」。¹⁵「國體論」如何從「上天所賦予的超自然的知性來建構，後來經過帝國憲法之制定後再加入近代政治學之概念」的內容和過程相當複雜，但是其目的相當單純，也就是建立一個「機軸」，有如基督教精神為近代歐美國家的「機軸」，「國體論」也被賦予

¹² 《台灣日日新報》1934.05.19 第 7 版。此處翻譯參照《台灣日日新報》1934.05.20 夕刊第 4 版。

¹³ 「教育敕語」之正式名稱為「教育に關する語」（有關教育的敕語）。這個發布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的敕語是近代日本的教育基本原理和最高準則，同時也是日本統治下臺灣教育的最高準則。教育敕語與帝國憲法並稱為日本國體的二大聖典。帝國憲法掌管人民的行為規範，教育敕語則是控制人民的道德和思想。……「教育敕語」融合了儒家思想和近代日本的國家觀，帝按次世界大戰前一直之配著整個日本帝國的政治、社會和教育，直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才失去效力。引自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2006 初版），頁 43，注釋 58。

¹⁴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54。

¹⁵ 丸安良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前夜——國體論・文明・民眾〉，《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5）。

相同的使命和任務。其任務之一，就是教化日本民眾對抗當時國力明顯比日本強大數倍的西洋。¹⁶ 後來發展為「君民同祖」的家族國家觀——也就是日本人擁有共同的祖先，由單一民族所構成的國家，天皇為族父，所有日本人皆為赤子。發展為如宗教信仰般的政治性質。

「國體論」主要的內涵是，形塑「擬血緣制」的國家觀和「一視同仁」的政治型態。「擬血緣制」從上述「君民同祖」的家族國家觀的概念可以理解，在這裡要強調「語言」在這一概念下的重要性，在上田萬年（1867-1937）在〈國語と國家と〉的演說文中，表述如下

語言¹⁷ 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¹⁸。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¹⁹

日本這篇文章是在甲午戰爭勝利前所發表的，上田萬年將日本定位為「一個國家、一個語言、一個民族」三位一體的國家框架中，不過在文章中他承認，日本國內仍有多非大和民族以及各地方言的歧異狀況，但是，透過語言的學習，這異民族可以「鎔化」成日本人。此文章的結尾，提到將來日本即將到手的海外領土——臺灣，也就是說，國語的學習，包含著「同化於文明」和「同化於民族」的意識形態。²⁰

又擬血緣制的國家觀的延伸，也就是「一視同仁」的政治形態。

在日本，天皇陛下是現神。而確實如此……天皇對於其下的子民，絕對沒有誰是憎惡，誰較可愛之分……不論在何處，天皇像太陽的光芒般地一視同仁，公平無私。這是三千年來天皇家族的境遇、遺傳……我們深信，對於所有位居國家上方的政治家，其最重要的德治就是一視同仁、公平無私。²¹

「一視同仁」的政策體現於教育方面，江戶末期受到封建身分階級的關係，貴族與庶民所就讀的學校不同，無法越級就讀。明治維新之後，不同階級的孩子

¹⁶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29-31。

¹⁷ 按照上下文來看，「語言」所指的是國語（日本語）。

¹⁸ 此處「同胞」指從同一母親身上出生，擁有相同血統的兄弟姐妹。

¹⁹ 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明治文學全集》44（東京：築摩書房，1968），頁 108-13。

²⁰ 參考自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49。

²¹ 一木喜徳郎，〈皇室と國民の精神的連鎖〉，《太陽》28 卷 8 號（1912），頁 164-69。

都被安排在同一教室中，平等的新社會秩序能快速的滲透到社會，是因為明治政府巧妙的運用擬血緣制國家原理。這樣的操作模式也被運用在殖民地臺灣的同化教育中。

日本在思考如何管理殖民地時，參考歐美各國的作法。歐美各國統治殖民地時，基督教曾經發揮作用，使殖民地人更效忠於殖民母國。但是日本沒有基督教的宗教機制，所以他們選擇了「國體論」作為教化臺灣人的工具。這個工具的形成必須以國語教育為載體，製造「一視同仁」的政治情境，實行同化政策。²²

淡水中學是基督長老教會所建立的學校，建校的目的在於傳道。因為臺灣漢族多使用臺灣語，所以到臺灣的傳教士會先學臺灣語，而非日本語。日本政府施壓要淡水中學使用日本語講道，使得長老教會不能以最親近群眾的語言傳道。另外，使用「聖歌」也是教會傳道的利器，將原臺灣語聖歌的歌詞改成日語，就使得教會傳道更不能施展了。如此，日本在殖民地所推行的「國體論」更能夠趁虛而入，加強母國的同化政策。

在前文所述的 1933-1934 年日本政府對淡江中學的不滿，重點在於國語教育的實行，是為了使「載體」完備。接下來的兩年，則針對淡水中學的國體教育政策問題，引起軒然大波，最終使得淡水中學完全由臺北州政府接收。

1. 1935-1936 年的淡水中學

在 1935 年 3 月 19 日午後六時，淡水中學發生怪火事件。有人在教室窗口引燃樟腦片，企圖燒毀教室，不過很快的就被當時在校教員撲滅。在 3 月 21 日抓到嫌犯一年級的張金昆同學（18 歲，臺中州大甲郡外埔庄馬鳴埔，五二〇番地），犯案經過如下：「張金昆與其友三名談和，破禁外出。被學校處分停學，含恨頗深，放火數日前，竟敢在便所大書『近日有火災，貴重品須搬出校外。』是日於戶棚挾樟腦製品點火云。」²³ 報紙在 21 日的漢文版影射學校內部職員之間有暗鬥的情況，還曾發生過學生集體罷課事件，「學校內，有複雜事情，或者因此邊感情，至有懷恨者，出而放火，亦未可知云。」²⁴ 似乎暗示，淡水中學辦學能力不強，以至於內部問題叢生。到了 28 日，放火事件案情急轉直下，發現嫌犯不是張金昆同學，而是另有他人。劉鏡華同學（17 歲，與張金昆同郡）所為，而且犯案時間被改為 3 月 21 日午後六時，犯案的事由改為：「一年級生大甲人某，時常放蕩，半夜猶至淡水街咖啡館飲食。被舍監叱責因而懷恨，欲燒學校。……（後同 22 日新聞的犯案經過）」淡水中學校方對於這件事情的學生相當冷淡，毫無保護之意。張金昆被警察調查並承認是自己犯案之後，就接到學校退學的處

²²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61-63。

²³ 《台灣日日新報》1935.3.22 第 04 版。

²⁴ 《台灣日日新報》1935.3.21 第 12 版

分。學校學生知道學校無情的作法之後，有四分之一的同學想要轉校。²⁵ 在 29 日早上十點之後，有一位穿著卡其色制服的淡中學生，因為覺得警察與學校都對於這件事情相當冷淡，希望憲兵隊本部能夠幫忙。憲兵隊的沼川隊長回答他，學校和警察的職務是有區別的，憲兵隊不能插手，請這位學生應該回去等結果，好好讀書。²⁶ 最後整件「淡中放火事件」在 4 月 19 日的報導中落幕：「一年生劉鏡華年十七所為，警官嚴查之後，將送局制罪，後學校以無實害，情猶可原，且年少無知，欲開其自新之路，不忍陷於其罪乃力向當局懇求從寬處置為之釋放。歸學校自為懲究云。」²⁷

關於此事件的報導，有一些疑點。首先是報導中的犯案時間前後不一致，所有這一事件刊登案發時間有三則。在 3 月 21 日的報導顯示案發時間為「十九日午後六時」，但是在 3 月 28 日的報導中卻是「二十一日午後六時」，最後在 4 月 19 日的報導中的犯案日期則是「二十一日午後六時」。如果犯案時間真的是二十一日午後六時，則 3 月 21 日的日刊報導未卜先知當日午後六時會發生的事件，而且警察已事先抓到嫌犯張金昆同學了。新聞報導非常講究人事時地物的準確性，會犯這樣的錯誤，相當不可思議。筆者為了這件事情，訪問淡江中學校史室，查閱淡水中學在 1935 年五月發行的「私立淡水中學名簿」，在「生徒」名冊中沒有張金昆或劉鏡華的名字。這樣的現象有三種可能性：1. 這兩位學生在離開警察局回到學校之後，就被學校退學了。2. 學生自行休學，或是轉學到別處。3. 這整件事情，是無中生有，沒有這兩位學生的存在，整件事情都是報紙編造出來的。

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性，那麼校方在 4 月 19 日的報導中：「一年生劉鏡華年十七所為，警官嚴查之後，將送局制罪，後學校以無實害，情猶可原，且年少無知，欲開其自新之路，不忍陷於其罪乃力向當局懇求從寬處置為之釋放。歸學校自為懲究云。」的行為相當矯情。而且，在 3 月 28 日中敘述校方對學生反應冷淡，之後甚至有同學向憲兵隊求情。淡水中學對於這件事情的反應相當的戲劇化，有點不合常理。雖然有可能在被披露出「冷淡」態度之後，受到輿論壓力，態度軟化，但是這樣戲劇化的態度轉變，相當不合常理。

若是第二種可能性。這兩位學生在三月都是一年級學生，根據 1935 年五月發行的「私立淡水中學名簿」，三月屬於第三學期，是這兩位同學第一學年的尾端所發生的事件，有可能趁著第二學年未開始之際，轉學到別處，或是經由學校的介紹，到日本京都同文社中學就讀。又另根據第 53 期《淡江中學通訊》〈1940 年畢業生汪坤忠淡中回憶錄〉中提到：「大部分的同学修滿一、二、三年課程，均轉至日本內地各校，以利於將來投考，大專院校，當時日本京都兩洋中學專州

²⁵ 《台灣日日新報》1935.3.28 第 07 版。

²⁶ 《台灣日日新報》1935.3.30 第 11 版。

²⁷ 《台灣日日新報》1935.4.19 第 08 版。

淡中轉學生，東京則城北、大成兩校最多。」²⁸

第三種可能性是根據現今淡江中學校史室蘇文魁老師的敘述，「淡水中學放火事件」是由一個日本人所組成的黑社會組織「黑龍會」所編造出來的，「黑龍會」的組織成員大多為浪人，常常與「皇政會」合作，常常以維護日本國體的名義，造謠生事，攻擊臺灣人。雖然這是根據校方的片面之詞。但是，如果考慮到前述報紙將犯案時間寫錯，其原因是不是因為此事件是被捏造出來的呢？

另外，新聞中提到因為學生覺得學校對於犯案學生過於冷淡，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希望轉學（約 50-60 名學生）。²⁹ 當時的淡水中學是未經總督府「備案」和「認定」的合格中學，僅得到臺灣總督的認可：「大正三年獲得臺灣總督的認可，雖然稱為私立淡水中學校，但在大正十一年十月依據學校規則，制定校規，獲得臺灣總督的認可，稱為私立淡水中學……。」³⁰ 此時淡中和淡水女學校的畢業生因為未受到總督府「備案」和「認定」，所以不是合格的中學，無法繼續考高等學校、升大學。「因此，除非是信徒子弟想進入神學校外，一般學生大抵念兩年、三年後就轉往日本讀書，故結業的畢業生，往往不到原來入學人數的一成。」³¹ 又在 1933 年淡江中學招生新聞中提到：「該校雖不經文部省認定，若修業三年，成績相當者，得該校紹介於京都同志社³²，編入中學四年，肄業兩年間，便得中學資格。」³³ 根據 1935 年五月發行的「私立淡水中學名簿」³⁴，一年級招收 197 名學生，二年級有 80 名學生，三年級有 36 名，四年級 22 名，五年級為 11 名。淡水中學的學生人數的一年減少四分之一的人數，似乎是常態，與 1934 年放火事件的關係不大。所以《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者，在未查證學生轉學原因前，僅觀察學校學生人數減少現象，即憑臆測之原因報導。這樣不嚴謹的報導新聞態度，是否常常出現於《台灣日日新報》中，值得深究。

²⁸ 私立淡江中學校史館，〈1940 年畢業生汪坤忠淡中回憶錄〉，《淡江中學通訊》（台北縣淡水鎮：私立淡江中學，2005.03），頁 34-35。汪坤忠於 1935 年 4 月 1 日入學，1940 年 3 月 6 日畢業。

²⁹ 《台灣日日新報》1935.3.28 第 07 版。

³⁰ 張炎憲主編，《基隆、淡水郡彙編》（板橋：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年 12 月），頁 218-219。

³¹ 台北縣私立淡江中學主編，《淡江中學校史》（台北縣淡水鎮：私立淡江中學，1997 年 5 月初版，2000 年 10 月再版），頁 64。

³² 京都同志社中學：根據劉青雲先生的回憶。同志社是新島襄先生於 1875 年創設的基督教主義學校。開設中學部是 1900 年。當 1910 年我入學時稱「普通學校」，至 1916 年才改稱作「同志社中學」。中學部是五年制，收容滿 12 歲以上高等小學校二年肄業生。新島先生以於 1890 年去世，但他的遺訓仍在他創辦的學校活著，當時的教頭是波多野培根，以身作則領導中學部，中學部學生除家在本市能通學者外，一律住宿舍，受嚴格的管理，每日早晨上課前學生要聚於校內禮拜堂聽講，夕間在舍，是完全根據基督教信仰從事人格教育的時代。以上資料摘自劉青雲憶古談網頁：〈<http://www.lajohn.com/Laus/Lau,Chun/recollections/1910-1915.htm>〉。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辦的學校，在還未成為合格的中學之前，這四所學校的學生在肄業或畢業之後，大部分都到京都到同志社中學就讀，以便繼續升學。例如：林茂生、劉青雲……等等，都是依循此途徑，進入高等學府。

³³ 《台灣日日新報》1933.03.01，08 版。

³⁴ 「私立淡水中學名簿」類似於現今的「學生手冊」，包括校訓、校歌、校規、全校學生的姓名與地址……等等。目前此史料收藏於私立淡江中學校史室中。

另一件新聞是有關於「未遙拜臺灣神社」。臺北州政府認為，此顯示淡水中學國體觀念不足。在 1935 年 3 月 29 日的報導〈淡水中學不肯向臺灣神社遙拜 暴露其缺乏國體觀念 當局必須下定決心〉，新聞大意如下：淡水的山丘上自成一格有經營上的問題的淡水中學、淡水女學院和神學院，暴露出國體觀念缺無的事實。屬於同一教會的台南長老教會中學，去年也為了神社參拜問題糾紛不斷。³⁵ 參拜神社是培養日本國民的要素，宗教在此是中立的。公立學校的學則中，都有規定臺灣神社的例祭或大祭都要參拜或遙拜。淡水學園希望能與其他公立學校同樣地位，但又希望能在遙拜問題上例外。參拜或遙拜僅僅只是表示敬意，臺北州當局應該好好處理這件事。³⁶

「國體論」基本上是江戶末期，為了抵抗西方的基督教勢力而創造出來的。透過強調國家自身的優越性、神話性的特質，使人民對國家產生宗教般的情感。因此，「『國體論』具有濃厚的擬宗教式意識形態，甚至本身就是一個『非宗教式的宗教』。由於基督教是一神信仰，不能崇拜以天照大神為首的其他神明，因此與『國體論』之間的融合空間相當有限。」「國體論」是以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為最高神明，以「皇族皇宗」的遺訓為最高倫理。在強調國體論的高壓政治氛圍之下，近代日本基督教徒一直都是少數，甚至都有被壓迫的悲慘歷史。³⁷

在淡水中學的也以宗教的理由向殖民政府當局陳情，總督府阿部視學官針對「拜」字作出解釋。他認為：「遙拜之拜字屬我國固有之精神，或表示道德的意義，即與拜見、拜聽同樣，係表示濃度之敬意。雖非因宗教儀式時，亦有使用。」³⁸

再加上當時滿州國皇帝溥儀到日本訪問，日本政府規定所有學校都必須掛上日本國和滿州國國旗，以表示東洋和平之意。但是淡水中學沒有依照規定懸掛兩國國旗，被認為其國民教育有問題，有損國體。³⁹ 之後，「淡水中學撲滅期成同盟會」成立，就是針對淡水中學的不參拜神社、國旗不揭的問題，因此懷疑學校

³⁵ 長榮女中與長榮中學（在 1937 之前稱為「長老教會女學校」與「長老教會中學」），與淡水中學一樣，也是長老基督教會所辦的學校，1933 年與淡水中學一樣，受到來自今川淵（當時為台南州知事）的壓力，同樣的在「神社遙拜與國體問題」上受到刁難。後來，1934 年 4 月末，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校長萬榮華從英國返回台南，與日本基督教會合作，改組董事會和學校體制，1935 年 3 月 4 日，新董事會聘的新校長加藤長太郎（日本基督教會信徒）上任，上與二郎牧師任董事，使得學校免於完全由政府掌握。資料來自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祖慧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百年史》（台南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 年 6 月初版，2000 年三版二刷），頁 250-251。

³⁶ 報紙標題原文為：「國體觀念に缺陷あるを淡水中學が暴露 臺灣神社遙拜を肯んぜず 當局は斷乎たる決意」。《台灣日日新報》1935.3.29，第 7 版。

³⁷ 陳培豐，〈建立在渴望近代文明基礎上的同床異夢〉，《「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2006 年初版），頁 202。

³⁸ 《台灣日日新報》1935.3.31 第 12 版。〈淡水中學遙拜問題 拜字解釋有誤 督府阿部親學官談〉

³⁹ 整理自《台灣日日新報》1935.4.10 第 11 版。〈淡水中學的國旗不揭 學校當局者到州釋明〉

經營能力。⁴⁰ 根據第 53 期《淡江中學通訊》〈1940 年畢業生汪坤忠淡中回憶錄〉提到：「當時在臺北已有州廳（州政府）為後盾的，皇統派人士所組成的『淡中撲滅』運動開始活躍，無視學校是教育的聖地，到校把抗議書遞交明有德校長，據柯設階老師課餘透露，該組織核心是黑龍會（幫派組織）。」⁴¹

之後淡水中學提出改善方案，希望能與執政者達成協議

淡水中學，去十五日午後二時。由黑住教頭，持大改善策，訪問臺北州。據其所述，注力於國民教育斷行左記九條。期一掃過去之弊害云。一、於學則。加入神社參拜，或遙拜。二、注力於教練。三、注力於國語（筆者註：日本語）使用，從來對優勝者，授以愛語章，且開每學期國語競演會。四、將來增加內地人教師。五、於學則中，增加國語、國史時間。六、著手獎勵劍道。七、制服改為霜降。八、本年中，豫定建設圖書博物館。九、擴張運動場與水泳場。⁴²

在當年在九月初原校長偕叡廉卸任，改由明有德（Rev. Hugh MacMillan, 1892-1970）接任。明有德在接任校長之前，曾經到日本內地留學，日本語相當流利，思想也相當穩健，所以適任淡中新任校長。⁴³

雖然淡水中學已經在學則中對「遙拜問題」做出讓步，並且將校長換成曾在日本留學過的明有德牧師，並且增加日本籍教師，仍然無法得到日本政府的肯定。到了 1936 年日本政府更針對國體問題，給予校方更大的壓力。

1936 年 3 月 13 日新聞，〈淡水中學教育方針 依舊大缺國體觀念 國史擔任鈴木教諭辭職〉擔任歷史、公民科的鈴木勇老師，因為學校缺乏國體觀念，而且學校內部開會時，因以多數決，學校教師多數為臺灣人，所以決定權在於臺灣人，本島教師還會煽動學生，排擠內地老師，鈴木老師決定離開學校。

鈴木氏所談如左。於在職七年，二年前，臺南長老中問題以來，為徹底皇道精神，孤軍奮鬥，終不達初志而去。辭別無理由，因國史之授業，被其妨害，即強調國體觀念，不能見容。最近國史試驗，四年生全部，提出白紙答案，是乃余不德所致，固無面目在職。余

⁴⁰ 整理自《台灣日日新報》1935.4.16 第 02 版。

⁴¹ 校史館，〈1940 年畢業生汪坤忠淡中回憶錄〉，《淡江中學通訊》（台北縣淡水鎮：私立淡江中學，2005 年 3 月），頁 34-35。

⁴² 《台灣日日新報》1935.4.17 第 04 版。

⁴³ 《台灣日日新報》1935.9.04 第 02 版。

今回退職，若能多少裨益於同學改革，則不勝喜悅也。⁴⁴

事實上，在考試的前一天，同學們一起去大屯山，非常的疲累，希望鈴木老師可以改天再考，但是鈴木不肯。同學因此交了白卷。鈴木認為，這些學生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學生不重視國體。報紙似乎也認為，鈴木將授課與政治連結在一起，有點小題大作「這位鈴木老師是認真的人呢？還是一位不好的女性[原文：反面女性]」。⁴⁵

這個事件因為牽涉到國體觀念有無問題，受到憲兵的重視，將派曹長調查同學，與淡水郡警察課聯絡，詳細調查。到6月底學期結束之前，還有四位老師辭職，其中二人為日人，日本老師辭職的理由與鈴木相似。另外兩位老師則是被捲入「反國體」、「反國防」的紛爭中。

6月3日的報導顯示：〈淡中教師又有奇怪的言動 佑世保飛艇飛來時發覺 接受憲兵分隊的調查〉⁴⁶

臺北憲兵分隊，去一日派員於淡水，在淡水中學查究，下午招喚同學本島人教師駱先春、陳能通兩名於台北分隊，徹底查究。二日更邀黑住同校教頭到分隊，查問數時間，內容極秘，據聞前月三十日，佐世保海軍飛艇，飛到淡水時，淡中駱、陳兩教師有反國體的即反國防思想之不穩言動。於本島防衛上，須要從嚴查究，顧該學之返國體的教育方針，曾田今川知事。再三警告也。⁴⁷

但實際上，佐世保海軍飛艇預定在十時降落，但是天候惡劣，延到正午十二時。軍方九點半時淡水街役場打電話變更，教師對街役場說「這也太沒責任了吧！」然後從九點到十一點之前有二個小時時間，這樣還有時間上課，就提出「在學生空閒的時候上課。」的意見，被曲解為「在歡迎的時候上課。」因此引發此事件。⁴⁸ 雪上加霜的是，「淡水中學撲滅期成同盟會」持續地打擊學校。⁴⁹

在4月與5月，淡水中學校長、馬偕醫院院長、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淡

⁴⁴ 《台灣日日新報》1936.3.13 第08版。

⁴⁵ 《台灣日日新報》1936.3.13 夕刊 第02版。另外，報紙原文為「反面女性」，鈴木勇老師應該不是女性。筆者另外在字典找到另一詞「反面教師」，意思是：錯誤示範。若是報紙人員將字排錯的話，那原來意思可能是：鈴木老師是認真的人呢？還是個錯誤示範的例子。

⁴⁶ 原文為：淡中教師又もや 奇怪極まる 佑世保飛行艇飛來に際し發覺 憲兵分隊の取調を受く。

⁴⁷ 《台灣日日新報》1936.6.4 第12版。

⁴⁸ 《台灣日日新報》1936.3.13 夕刊第02版。

⁴⁹ 《台灣日日新報》1936.3.18 第08版。

水婦女塾長和淡水女學院長代理，五位代表與今川知事⁵⁰ 開會，今川慫恿他們將淡水中學移讓給臺北州，五位代表表示還需要再考慮看看。⁵¹

一連串的教師辭職使得淡水中學損失近半數老師，到了 6 月中，又有內地教師辭職，黑住教頭也在此時引咎辭職，所以整個學校只剩下校長、陳瓊據、張基全和柯設階。⁵² 而且又受到日本政府懷疑其國體觀念，整個學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淡中終於在 6 月中時，對日本政府做出讓步。

1936 年 6 月 12 日《台灣日日新報》〈淡中同女學移讓案 學校正式提出回答主體仍舊以教會為中心〉：「……淡水中學校、及女學院改革問題該經營主體，提出回答案，組織財團，以財團之理事會，經營兩校。」在這次的改革中，董事會雖然以臺灣人占大多數，但日人仍有近半數人，而且校長必須是日本人，所以在校務上仍占很大的便宜。另外學校教師部分，重要科目都必須由日本人擔任，減少臺灣人對學校的控制。又除去漢文教師，將漢文科廢除。

後來，強迫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改組的今川淵知事，以強硬的態度，強迫教士會交出學校經營權，使得學校被迫以九萬圓出讓其土地及經營權。所以，教會完全喪失學校的主導權，轉由臺北州政府控制。

以上是淡水中學被日本人接管事件的經過。但是，這件事與陳澄波本身有甚麼關係呢？《岡》對於陳澄波來說有甚麼意義？或是陳澄波想要藉著這幅《岡》表達什麼樣的情思呢？

三、淡水中學與陳澄波《岡》1936

陳澄波從 1934 年開始，每年都到淡水寫生，1935 年春天台陽展覽會開辦之後，就會住在楊三郎位於淡水自宅中。與楊三郎、陳敬輝時常一同外出寫生。因為陳敬輝為淡水中學的老師，也許可知道一些淡水中學事件的梗概。另外，在本文第二章中所引用的《台灣日日新報》是全島性的報紙，目前陳澄波的家中發現有許多剪報，所以推測陳澄波應該是該報的讀者。若非該報讀者，《台灣日日新報》的發行量來說，「淡水中學事件」被報導的沸沸揚揚，他周邊的朋友也應該

⁵⁰ 今川淵原為臺南州知事，與日人教務主任上村一仁聯手，要求臺南長老教會學校到臺南神社遙拜，並要求校方改組，當時萬榮華校長與日本基督教會聯手，在一年之內完成校董的改組和學校之改革。校長換成日人加藤長太郎。教師中有一半為日人教師。以上資料整理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教會百年史》（臺南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 年 6 月初版，2000 年三版二刷），頁 250-251。

⁵¹ 《台灣日日新報》1936.5.5 第 11 版。

⁵² 《台灣日日新報》1936.6.12 第 08 版。

會討論當時的「熱門新聞」。最後，陳澄波在 1934-1936 年之間長時間逗留在淡水，而淡水中學又是淡水當時的最高學府，陳澄波注意有關淡水中學消息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另外，從觀者的角度來說，《岡》於 1936 年秋天的台展展出，而淡水中學事件在《台灣日日新報》的 3 月至 6 月期間被密集的報導，而且其中牽涉到國體問題，可以說是當時受到相當重視的新聞。當陳澄波展出這幅作品，並且在訪談中提到：「背景為曾經引起問題的淡水中學校舍」⁵³ 應該就能夠勾起觀者對於幾個月前的回憶。校舍處於畫面中特殊的位置，淡水中學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可從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作說明。

回到淡水中學事件，日本政府是透過消除臺灣語和確立國體觀念，將淡水中學從臺灣人與外國人合作的中學，轉變為日本式的中學。最後將漢文科由學校課程中刪除。若將淡水中學的處境視為臺灣教育的縮影，在陳澄波對於當時臺灣教育的狀況的看法是甚麼？

關於漢文教育方面，殖民初期伊澤修二推行本島教育之時，為了讓台日溝通通道無阻礙，所以保存漢文教育。但隨著對中國戰爭的爆發，日本對漢文的限制也日趨嚴格。公學校的漢文科也面臨被廢除的命運。

大正十一（1922）年年臺灣教育定修正，漢文科成為選修科目，被排除在許多公學校的課程之外。昭和六（1931）年公學校規定中，雖然規定除了縫紉和家事之外「作為隨意科目得追加漢文」科；但昭和十二（1937）年全島 625 所公學校中保留漢文課程者卻僅僅臺北州 13 所，臺中州 24 所、共計 37 所。同年一月十五日，總督府以府令第二號修正公學校規則，新規則中以漢文會「喚起支那人意識」、妨害「國民精神的涵養」以及「在局勢的進步以及各方面狀況的進展中，必須徹底普及國民意識和國語」為由，廢止漢文科。隨之，從昭和十二（1937）年五月開始，漢文欄也從報紙、雜誌等大部分媒體中消失。雖然，在這之間曾經有，「臺灣文化協會」設置了漢文委員會（1926）。也曾經向總督府抗議其簡化漢文教材。但是在戰爭的時局下，這些動作有如螳臂擋車，難以挽回此頹勢。⁵⁴

從陳澄波的背景來看，陳澄波的父親陳守愚（1867-1909）是清朝秀才，陳澄波對於父親的身分相當崇敬，也非常嚮往漢文化，1922 年陳澄波曾以第六名入選彰化崇文社⁵⁵ 第三七期徵文。並且以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子女，他的子女們

⁵³ 陳澄波，〈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十）〉，《台灣新民報》1936.10.19。中譯轉引自顏娟英，《風景心境》（台北：雄獅，2001 年 3 月），頁 164。

⁵⁴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頁 409-411。

⁵⁵ 《台灣日日新報》，1923.8.16。崇文社，為民間漢文愛好者，類似當時各地詩社，為提倡漢文、漢詩創作，經年在報上徵文。本資料整理自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陳澄波》（台北：

包括紫薇、碧女、重光，在 1936 年均以楷書入選第一回全國書道展覽會。所以陳澄波對於中華文化傳統有濃厚的情感。跟一般以漢人自居來對抗日本人的臺灣知識份子或菁英階層，陳澄波比他們更具有身為中國人的認同感。

我同志，甘願當受勞苦，為國民之義務，來幫助政府（國民政府）的工作，來啟蒙六百萬民同胞之美育呀！也可以來貢獻於我大中國五千年來的文獻者。能達到此目的，吾生於前清，而死於漢室者，實終生之所願也。⁵⁶

語言承載著國家民族的文化，在陳澄波的眼中漢文是臺灣人通往中國文化寶庫的捷徑。他身為師範科畢業的學生，深深體驗到教育對於學生文化養成的重要性。但是，在戰爭的時局下，臺灣學生學習漢文的機會就被犧牲掉了。對於他來說，應該非常遺憾吧！

另外，在 1932 年的統計資料中，總學生數有 242 人，其中日本人占 1 名，原住民占 1 名，其餘為臺灣人。教員中日本人佔 3 名，臺灣人 7 名，外國人占 4 名，共 14 人。⁵⁷ 對於陳澄波來說，這是臺灣自治的學校，雖然學校的教育程度還未達到一流的水準，但仍保存著臺灣人的自主性。但是，日本人以強硬的態度，將學校納入官方的管理之下，雖然學校的升學率增加、學校設備變好，但是可預見的，臺灣文化中美好的漢文化會漸漸消失。

在《成為日本人》中，敘述臺灣的知識份子，無法抗拒挾帶西方文明科技的日本語，與其背後的日本文化。但是，他們有責任，必須帶領全島無知人民，加入「世界潮流」與「世界文明」。藉由「啟蒙」或「教育」的實踐，才能「提升人民文化」。⁵⁸ 但是，在這個時局下，日本人一味的強調國體觀念，推行同化政策，如此，臺灣文化會一點一點的被侵蝕掉。這應該不是陳澄波所樂見的情況。

四、結論

《岡》在陳澄波的淡水風景系列中，是相當特別的作品。「淡水系列」風景有多視點、多細節的特色，呈現豐富熱鬧的氣氛。而《岡》在布置畫面時，將焦點集中於校舍與人物上，引涉當時的社會事件，表達他對時事的感想。在 1936

藝術家，1922 年 2 月 28 日初版），頁 28。

⁵⁶ 《陳澄波手札》，1945 年。轉引自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陳澄波》，頁 29。以上這段引言是在 1945 年之後所說的。但是在 1936 年的時局之下，陳澄波受制於時空，應無法發表此言論。筆者認為這一段應為陳澄波的肺腑之言。

⁵⁷ 以上資料整理自：張炎憲主編，《基隆、淡水郡彙編》（板橋：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年 12 月），頁 218-219。

⁵⁸ 荊子馨，〈糾結的對立〉，《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119。

年之後，陳澄波的風景出現一種像是《懷古》(1941)、《林本源花園》(1936-1940)、《嘉義公園》(1939)風格的作品，作品中人物較少，或甚至無人的場景，畫面的色調比較陰暗，從畫面中可以感受到，畫家想傳達某種情思。

而《岡》這幅作品的安排上，雖然在色調上比較明亮，但是前文已經敘述，陳澄波想將他對於淡江中學的看法傳遞給觀者。所以，《岡》這一幅作品，可以作為 1930 年代與 1940 年代風格之間過渡作品的一環。

在 1936 年的「台展」結束之後，陳澄波就要去日本了。在去之前他仍念茲在茲於台灣美術的環境，「目前我日本帝國突飛猛進，如果認真地研究，互相協助努力，那麼一定能創造出健全的台灣美術團體。只要能對我美術之國有絲毫貢獻便是一大幸事。」他到了日本之後要「再次以學生的心情好好研究，認真努力創作。……將眼睛所見，現場應用描畫出來，並且立刻檢討，確確實實地認真研究。目擊(參觀)——實地應用——檢討(批評)——訂正補比——成品(完成)。」⁵⁹

從文中了解，陳澄波仍充滿希望的能帶給臺灣更多的東西，1937 年年初回到臺灣，準備要大展身手。但是無奈同年中日戰爭爆發，各式的資源緊縮，行動也受到限制，戰爭將活絡的臺灣藝文文化步調打亂了。

當「府展」中「聖戰」作品大行其道時，他仍畫著台灣雄偉的傳統建築《古廟》(1938，府一)【圖 8】，南國海岸澎湃氣息的《濤聲》(1939，府二)【圖 9】，臺灣鄉村中平靜溫馨的《夏之潮》(1940，府三)【圖 10】等「臺灣經典風景」，在 1941 年之後陳澄波發展「長榮女中系列(新樓風景系列)」，將眼光轉移至學校，在《新樓風景》(1941)【圖 11】中，陳安排在畫面前景空出一大片庭園，在這個空間中花木扶疏，營造可親的空間，有一對母女站在這片庭園之中，觀者的視線藉由這對母女向深處前行，深處是教室所在，明亮的晴空包圍著校舍，帶來希望的氣息。「長榮女中系列」畫中恬靜的氛圍與外面當時正在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強烈的對比。顏娟英在〈陳澄波繪畫風格的形成〉中認為在 1937 年之後，因為中日正式宣戰，受限於現實政治，畫題轉向動物園、公園、學校校園等與兒童相關的場所，可能是他將希望寄託於下一代。⁶⁰而他對於學校的關心，早在《岡》中表露無遺了。

⁵⁹ 陳澄波，〈美術的回響〉，《諸羅城趾》1937 年 3 月 2-3 日。中譯轉引自顏娟英，《風景心境》(臺北：雄師，2001 年 3 月)，頁 167。

⁶⁰ 顏娟英，〈陳澄波繪畫風格的形成〉，《陳澄波百年紀念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民 83 年 8 月初版)，頁 10-14。

參考資料

專書

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教會百年史》，臺南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6月初版，2000年三版二刷。
2. 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陳澄波》，臺北：藝術家，1992年2月初版。
3. 李欽賢，《日本美術的近代光譜》，臺北：雄獅，1993年8月初版。
4. Yen, Chuan-ying, "The Art Movement in the 1930s in Taiwan," in *Modernity in Asian Art*, edited by Broadway, NSW, Australia: Wild Peony, 1993.
5. 顏娟英，〈陳澄波繪畫風格的形成〉，《陳澄波百年紀念展》，臺北：北美館展覽組，1994年8月初版，頁10-14。
6. 蕭瓊瑞，〈陳澄波作品中的空間表現及其相關問題〉，《陳澄波、嘉義人》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4年2月初版，1995年6月再版。
7. 雄獅美術月刊社《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2月。
8. 姚聰榮主編，蘇文魁、王朝義、陳有信執編，《淡江中學校史》，北縣淡水鎮：台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1997年5月初版，2000年10月再版。
9. 林育淳，《油彩、熱情 陳澄波》，台北：雄獅，1998年5月初版，2000年1月二版一刷。
10. 顏娟英，《風景心境》，臺北：雄獅，2001年3月。
11. 張炎憲主編，《基隆、淡水郡彙編》，板橋：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2月。
12. 蕭瓊瑞，《島嶼測量》，台北：三民，2004。
13.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14.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2006初版。

期刊、報紙

1. 《台灣日日新報》
2.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校史館，〈1940年畢業生汪坤忠淡中回憶錄〉，《淡江中學通訊》，台北縣淡水鎮：私立淡江中學，2005年3月。

學位論文

劉長富，〈論陳澄波的繪畫理念與特色〉，熊宜中指導，北縣石碇鄉：私立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